

售楼 运河区通源小区(光明街)公寓楼,45平方米,房龄新,新装修,地暖,飘窗,2楼/3层,个人房。
电话:13832738807 中介勿扰

青春之歌不辍 早春二月依旧

著名演员谢芳昨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

银幕上,她是坚贞刚毅的“林道静”,她是敢爱敢恨的“陶岚”,更是纯洁善良的“竺春花”……

“她开朗幽默,充满活力,而且特别谦逊、善良,永远不忘夸人。”

“她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了什么是德艺双馨!”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谢芳19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电影界的老友知交情不自禁忆及谢芳和她那熠熠闪光的电影生涯。

“出道即巅峰”

她20世纪50年代踏入影坛,可谓“出道即巅峰”,她一演就是几十年,特别是早期的“青春三部曲”《青春之歌》《早春二月》《舞台姐妹》为一代中国观众留下了一个个精神世界丰沛且卓然独立于世的女性形象。这些电影故事和人物形象,也使得她跻身“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列。

《青春之歌》是谢芳影坛初试啼声之作,当时多位比她资深的演员也争相林道静的角色,最终初出茅庐的谢芳不负众望,“把林道静演活了”。“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秦怡生前曾多次回忆当年的拍摄场景:“在《青春之歌》中,谢芳扮演的林道静是红花,我甘当绿叶,扮



电影《青春之歌》剧照



电影《青春之歌》剧照



谢芳、张目相守六十多年

演林红,我们一直在努力接近角色,抠戏抠到很细微的表情和肢体动作,演完之后,就觉得是不负“青春”。

“她是一位很有魅力的表演艺术家,在监视器前看她演戏,沉浸感很强。”中国夏衍电影学会会长、中影集团国家一级导演江平回忆。最近十年间,他与谢芳合作了其电影生涯最后的几部影片,包括2015年至2018年间的《那些女人》《六年,六天》

《你若安好》《一切如你》等。

在拍摄《一切如你》时,有一个“吻玫瑰花”的镜头,走位时,谢芳闻了一下玫瑰,然后睁大眼睛,宛若少女地来了一句“很香,爱情的味道”。导演张楠刚喊“OK”,她就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陪她来剧组的老伴张目。江平记得:“当时,张目老师微笑着看着她,还有点害羞,两人相视一笑。那一瞬间,自然而感人,温暖了整个剧组。”

坚守表演初心

晚年的谢芳,不仅坚守着表演的初心,也展现出老艺术家所独有的敬业与达观。她对二度合作的导演朱丹说:“你们拍的片子都是主旋律,我们只要能动弹、能演的,就坚决参与。”在剧组,她有时候为一场小戏,熬到深夜,反复琢磨。

拍《你若安好》时,谢芳扮演

一个病人,展现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状态。江平当时很担心老艺术家嫌这“不吉利”,就建议“找替身吧”。没想到,谢芳瞪大眼睛说:“为什么要替身?我这辈子都是自己演的,从来没用过替身。人总是要死的呀!一个演员在银幕上死上几回,那也是荣耀,起码能在电影院里看到别人哀悼他呀。”

得知谢芳去世,长她一岁的表演艺术家陶玉玲也分外惋惜。她向记者回忆起,前些日子刚到谢芳家探望的情形。两人都是耄耋之年,见了面手挽手、话不停,谢芳毫不见外,当即提出想要挽留陶玉玲在自己家过上一夜。“年轻时,我演农村题材多些,她演知识分子多些,彼此间被对方气质吸引,很快成了好朋友。后来见面少了,没料到,最近这一面竟然成了永诀。”陶玉玲颇为感慨。

江平念及,一个多月前,登门为谢芳庆祝虚龄九十大寿,当时没有带蛋糕和鲜花,而是带了些家常食品,大米、香菇、豆腐乳等。“她特别高兴,说‘对呀!人老了,蛋糕、鲜花,那都是浪费,实在些就好’。”

谢芳家属说,19日凌晨,老人在北京安贞医院于睡梦中安详离世。陶玉玲感慨:“她走了,去与‘已在天上’的爱人张目继续相守,而她的艺术永远留在了观众心里。” 据新华社

一男子千万元大奖彩票被他人冒领 打赢官司却拿不到钱,巨额奖金去向成谜

2019年,西安的姚先生委托彩票店老板购买彩票并喜中1001万元大奖,却遭人冒领,“巧的是,冒领的人正是彩票店老板的表哥。姚先生与彩票店老板交涉多次无果后,委托律师起诉讨要千万元大奖。该案经过5年的维权终于尘埃落定。日前,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令彩票店老板表哥给姚先生彩票奖金801万元及利息;彩票店老板夫妇对此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近日,姚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赢了官司,至今却没拿到1分钱,“对方银行账户里没有钱,两套房子进行法拍也全部流拍。这几年,我把自己的积蓄搭进去了,还借了几十万元打官司,咋能不发愁”。

彩票中奖1001万元 却被告知是别人的

姚先生告诉记者,他长期以来有购买彩票的习惯,常在王某夫妇经营的彩票店购买彩票。“路过时会买上几注,忙的时候会通过微信转账委托对方购买,陆陆续续也中过几次奖,都是几元几十元的小奖。”

2019年7月17日下午5点多,他给彩票店老板王某发了20元红包,购买两张体彩大乐透彩票共10注号码。王某将两张彩票拍照后,通过微信发给姚

先生确认。

当晚彩票开奖,姚先生看到自己的一张彩票中奖,一组号码中奖1万元,另一组号码中奖1000万元。姚先生随即骑电动车前往彩票店,准备取实体彩票择日兑奖。

“我到店里的时候还不到晚上9点,王某没在店里,直到晚上10点多才回到店里,当时和他一起进店的还有彩票管理员郑某。我当时什么话都还没说,王某就把我拽到里屋,说彩票发错了。”姚先生说,当时王某告诉他,中奖的彩票是下午1点出票的,是别人的,自己失误把照片错发给了他。当晚,该彩票店另一注彩票中了1800万元,王某称这两张彩票系同一人购买,现在这张中了1001万元的彩票已经被别人取走了,郑某就是来调解此事的。

兑奖者竟是彩票店老板表哥

“我当时听见他这么说就崩溃了。”得知这个消息,姚先生称脑子里一片空白,对管理员提出赔偿的方案也没接受,因为当时已经接近深夜12点,他就先回家了。第二天,姚先生再次前往王某的彩票店协商此事。在郑某的协调下,王某夫妇称愿意支付姚先生15万元精神损失费,随后王某以现金方式支付了7万

元,剩余8万元给姚先生打了借条(未支付),郑某写了一份关于此事的情况说明。

姚先生告诉记者,签完协议后,王某把自己的手机要过去,将两人之前的聊天记录全部删除。

事后,根据2019年7月陕西体彩报道,该1800万元彩票得主明确表示自己只中了1800万元,并未中王某所说的那1001万元。姚先生觉得自己被骗了,再次找王某讨要说法时,王某已经不理他了。

后来,姚先生通过法律手段获悉,那张中奖彩票的持有者姓高,其身份是王某的表哥。

2019年9月4日,姚先生将王某夫妇诉至鄂邑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决确认中奖彩票所有者为自己。这起诉讼尚未开庭,发起诉次日,2019年9月5日,陕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向高某兑付了中奖彩票奖金,税后为801万元。

法院判决 兑奖者返还奖金及利息

记者了解到,姚先生为了要回自己的这笔奖金,与各方打了多场官司。从2019年9月开始,踏上了长达五年诉讼维权之路。2024年3月15日,西安市鄂邑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高某给付姚先生彩票奖

金801万及利息;王某夫妇对此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高某上诉至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但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判决书则显示,高某于案件中明确其无支付凭证,且其提交的监控视频亦无其购买彩票,彩票店将案涉彩票交付其的内容。另外,高某主张姚先生与王某达成协议后相约一并将聊天记录及视频监控删除,亦无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因此,对于高某的上述主张,法院依法不予采信。

二审判决书中表示,王某夫妇明知案涉彩票已售给姚先生并由其代为保管的情况下,不仅不妥善保管案涉彩票,还将案涉彩票交给王某的表兄弟高某,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侵犯了姚先生的合法权益。高某持有案涉彩票在体彩中心领取税后奖金801万元,并长期占有巨额奖金拒绝向实际中奖人姚先生返还,亦侵犯了姚某的合法权益。

2024年7月30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高某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彩票奖金去向 目前仍是谜

姚先生称,王某夫妇的彩票店两三年前就关了,听说回农村老家住了。“这五年来,我再也没有买过彩票,已经没有信心了。”

如今,虽然终审获得胜诉,但姚先生却高兴不起来。对他来说,追讨801万元奖金之路还没有结束。“虽然法院查封了对方的账户,但里面没有钱,我至今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姚先生告诉记者,王某和高某在西安的房子在11月28日进行法拍,一套起拍价50多万元,一套起拍价116万元,可是却无人问津,两套房子全部流拍。之后会进行二拍,两套房子起拍价分别降为42万元和97万元。“我现在感觉跟五年前一样,要想拿回钱感觉还是遥遥无期,特别无力。”

那么,高某领取的彩票奖金到底流向了哪里?姚先生的代理律师、陕西本隆律师事务所的喻胜修告诉记者,他和当事人目前并不清楚奖金去向,他们准备申请由法院调查资金去向,如果不行将向法院申请由律师去调查。

“对方当事人不能只承担民事责任,还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喻胜修表示,目前正考虑以拒认罪或侵占罪向对方当事人进行追责。他告诉记者,当时高某是通过支票接受了彩票奖金。下一步,他们将想办法调查彩票奖金被转到了哪里,如果奖金被转移到其他人员的账户,将通过民事诉讼等方式要求对方返还。

据《扬子晚报》